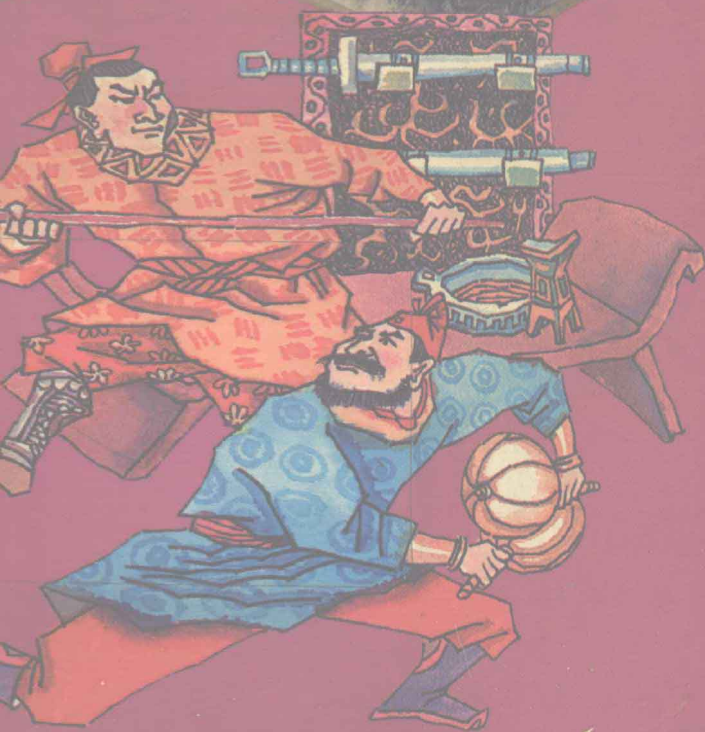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会侠踪

東方玉



会 侠 踪

东方玉 著

海南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河南辉县的白泉镇，既是一方风景秀美的名胜之处，又是一年一度的药材集会之地。今年，更是万商云集，百艺陈杂。

云中岳便在会期前踏上了这方扑朔迷离的土地。他先受蒙面人之托，重金买下“黑梔子”，尔后，突遭袭击，被人相救。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故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操纵着这次药材集会；在策划着幕后的方方面面。一场跌宕起伏、杀机重重的浩劫即将掀起……

目 录

泉 会 简 介	(1)
第一章 扑朔迷离	(3)
第二章 山腹情侣	(40)
第三章 夜探药铺	(84)
第四章 唐毒温迷.....	(124)
第五章 深入地底.....	(166)
第六章 大显身手.....	(198)
第七章 再起波澜.....	(231)
第八章 逆来顺受.....	(264)
第九章 将计就计.....	(296)
第十章 一世之雄	(328)

泉 会 简 介

河南辉县的百泉镇，是很著名的风景区。太行山到了这里，名为苏门山，峰连万余，森森然排列如剑。

苏门山有孙公和的啸台和土窟弦琴处。(孙公和晋人、隐苏门山土窟中，阮藉过访，与谈不答，乃去，至半岭，闻啸声如凤凰，土窟在半山间，削石崖为室，狭仅容床)。

山下，就是百泉湖，泉水百道，随地涌出，波澄如镜，当地人醵石为塘，护以栏杆，沿岸还筑了亭子，供游人坐息，景色极佳，有“小西湖”之称。

百泉镇不但风景优美，还有一年一次的大集会，叫做“泉会”。

“泉会”是一年一度全国药材的大集会，举凡川、广、云、贵各地药材，堆积陈列，各省的大药材商无不赶来参加，从每年三月十五日起，会期长达一个月。

因为有各省的人赶来集会，自然十分热闹，因此在“泉会”上，除了药材的零售批发之外，又加上日常用品和驴骡牛马的市场。

也因为这是一个大集会，于是也就有了算命看相，走江湖卖艺的场子，也自然还要加上娱乐性的说书和大鼓。

这一来“泉会”会期中，可说是万商云集，百艺杂陈，三教九流，色色俱全，自然更免不了趁机会来淘金的古之捞女。

这一月中间涌来的旅客，也并不全是药材商人和来买卖货物的，既有这么大的集会，自然热闹非凡，许多游客，就是凑热闹、看热闹的来了。

一个月会期中，最热闹的高潮，要算竞赛烟花了。烟火是在百泉湖上举行，谓之“水上烟火”。一连几天，由各地的大药材商出资燃放。因为是竞赛，每一大药材商就不惜耗资巨万，各聘名手，制作精巧烟花，巧夺天工，各自在会前准备就绪，每天一家，按名次燃放。在这项节目中，各倾全力，争奇斗胜，一家比一家精彩，今年你占了优胜，明年我就务必要胜过你。（此项竞赛活动，入民国以后，各省都有了商会，就由商会统筹办理，那就不算竞赛了）

竞赛烟花，那真是热闹极了，百泉湖四周，和苏门山麓，当真是人山人海，无一处不是扶老携幼，拥挤得水泄不通，盛况空前。

本文名为《会侠踪》，就是描述一位青年侠士在“泉会”期中遇上的离奇故事。

第一章 扑朔迷离

从三月初头开始，百泉镇上可说家家户户都在忙碌起来了。

一条五六里长的南北大街，现在也正在赶搭棚帐。每一家人家，也全已大扫除一番，家里有多少房间，尽可能把房间都腾了出来。

因为百泉镇上，一共只有两家客店，一年之中，除了少数游客，只有“泉会”期间一个月生意，客店自然不会多，但“泉会”一到，各省的客商大量涌到，客栈供不应求，人满为患，于是镇上民家，都成了临时客店。

但虽是“临时客栈”，镇上许多大户人家，或是较大的行号，都有固定的老客户，不会租给临时来的旅客，那些临时来的旅客，在镇上也休想找得到落脚之处，只好到附近的农家去住宿了。

这是三月初十傍晚时光，天色还没黑！

虽然离会期还有四天时间，大街上早已行人如织。这时人丛间，正有一位身穿天蓝长衫的少年，由南而北，随着人群，潇洒的走来。

这少年不过二十来岁，生得修眉星目，唇红齿白，不但一表人才，而且举止斯文；但你别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，腰间却挂着一柄白穗、镶嵌精致的长剑。

这年头书生佩剑可着实时兴，不论你会不会武，佩剑都成了男人的装饰之一。

不信，你总听说过读书人口里不是经常挂着：“读书不成学剑”么，连孔老夫子身边也挂着剑哩！

这位蓝衫少年走着走着，终于在一家药铺门口停下步来。

这是一间门面的小药铺，上面横匾上写着“达生堂成记药号”，大门敞开着。

蓝衫少年目光是盯在大门右首墙上贴着一张红纸上：“内有雅房”四个字上。

他已经在大街上差不多问过十几家了，既然“内有雅房”，就举足跨了进去。

大门里面是一个小天井，行过天井，迎面就是店堂，一张长形木柜里面，站着一个三十多岁，脸色黝黑的汉子，看到蓝衫少年走入，立即陪笑道：

“客官要抓药？”

这人一开口，就有些楞头楞脑！

蓝衫少年含笑拱拱手道：

“掌柜的请了，在下看到宝号外面贴着红纸，有雅房出租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那楞头汉子连连摇手道：

“咱们几间房，早就租出去了，没有……”

他话声未落，只听里面屋中响起一个尖脆的妇人声音问道：

“猪头，你在和谁说话呀？”

敢情这汉子叫做猪头，名字好怪！

那汉子回头道：

“有位公子要租房，我告诉他没有。”

“是一位公子？”

“那尖脆妇人声音埋怨着道：

“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有人租房，你要叫我一声，由我来回答，你怎么忘了？”

随着话声，就三脚两步走了出来。

蓝衫少年刚说声：“打扰了。”转身朝外行去。

只听那尖脆妇人声音叫道：

“公子请留步。”

蓝衫少年回过身来，只见店堂中走出一个身材妖娆，年约二十四五的妇人，笑盈盈的望着自己，这就抱抱拳道：

“大嫂有何见教？”

那妇人含笑道：

“公子幸勿介意，我们猪头不会说话，小店正有一间雅房出租，这几天已有不少人来问过，但人不对我们是不租的，公子雅人，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！”

她说话时，眼波流动，有意无意的瞟了他腰间白穗长剑一眼。

蓝衫少年颇感意外，拱拱手道：

“如此真是多谢了。”

那妇人媚笑道：

“公子不用客气，请随奴家来。”一面回头朝汉子道：

“猪头，还不快去烧水，好给公子洗脸沏茶。”

蓝衫少年忙道：

“掌柜不忙。”

那妇人道：

“公子别管他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再说公子远来，洗把脸，沏壶茶，也是应该的了，让他去好了。”

她口中说着，就轻俏的转过身去，扭着屁股走在前头领路。

从店堂进去，是一个小天井，一排三间正屋，左右两厢拦着木栅，天井上，还放着几盆兰花，挺幽静。

走上石阶，迎面中间一间，是堂屋，中间放一张八仙桌，两边各有椅几。

那妇人伸手推开左首一间房门，侧身道：

“这是特地给公子准备的房间，公子看看，还缺少些什么，只管吩咐好了。”

蓝衫少年听得微微一怔，“特地给自己准备的”，这话怎么说呢？但继而一想，这不过是人家有意讨好而已！

跨进房门，房中果然收拾得十分干净，里首是一张木床，布帐洗得洁白，被褥枕头看去还是新的。靠窗放一张书案，一把木椅，边上是洗脸架，还有一个挂衣架，准备得很周到，不觉回身道：

“多谢大嫂，太好了。”

那妇人吃吃笑道：

“只要公子满意就好，外面一间堂屋，也是给公子专用的。”

蓝衫少年伸手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随手递过，说道：

“在下是慕名游玩来的，这是一个月的房租，不知够不够？”

那妇人连连摇手道：

“公子这是见外了，公子住到我们这里来，就是瞧得起我们，这个奴家万万不能收。”

蓝衫少年一怔，租房间哪得不收银子？忙道：

“大嫂那是嫌我少了，租房哪有不收租金的道理？大嫂这是非收不可。”

那妇人迟疑的望望他，终于伸手接过，才道：

“公子赏的，奴家那就拜领了，公子还没用餐吧，奴家这就做饭去。”

蓝衫少年忙道：

“大嫂不用忙，在下等一会到外面去吃，顺便也好去逛逛街。”

那妇人道：

“公子初来，自该去四处走走，今年可热闹呢，听说怀帮的老爷子已经来了，去年他们竞赛烟花输了，今年非扳回来不可……”

正说之间，那汉子送着洗脸水进来，说道：

“公子请洗脸吧！”

蓝衫少年道：

“在下还没请教掌柜贵姓？”

那汉子陪着傻笑道：

“小的叫成天生，这里街坊都叫小的猪头，公子也叫我猪头好了。”

蓝衫少年含笑说：

“掌柜的好福气，大嫂子真是能干得很。”

成天生道：

“我浑家姓姚，她就是一张嘴巴能干，大家都叫她姚姐儿的。”

那妇人瞪了他一眼，尖声叫道：

“猪头，你少在公子面前嚼舌根了，茶呢？水还没开么？”

成天生道：

“快开了。”

那妇人道：

“我去冲吧！店堂里没人，你还不快去？”

成天生连连应“是”，那妇人也跟了出去。

蓝衫少年洗了把脸，那妇人已沏了一盏茶进来，含笑说：

“公子请用茶，待会公子是不是要去龙兴茶楼？”

蓝衫少年愕然道：

“龙兴茶楼在哪里？”

那妇人道：

“就在前面拐弯角上，公子来了，总得先去看看呀！”

龙兴茶楼很气派，一排三间门面，就在大街和一条横街的转角上。

楼下是普通座，客人也都是些贩夫走卒，楼上雅座，茶资加倍，茶客也就高尚得多了。

这时华灯初上，你别看百泉镇是个偏僻的小地方，这几天茶楼生意，可已经渐入旺季。

蓝衫少年在街上用过晚餐，就上得茶楼而来，找了一个临窗的座头，茶博士过来问要什么茶，就行退去。

蓝衫少年心里总觉得有些嘀咕，看那姚姐儿的口气神情，和对自己的那股巴结劲儿，莫非是认错了人？她要自己到龙兴茶楼来看看，到底有什么事呢？

他抡目四顾，楼上偌大一座茶厅，此刻差不多已有七成座头，茶客中有的三两个人在高谈阔论，有的两个人在静静的下棋，看不出有何异处？

正在打量之际，茶博士已经沏了一壶茶送上。

这时瞥见从楼梯口走上一个一身青衣，手抱琵琶的少女来。

这少女看去不过十七八岁，虽是布衣荆钗，却生得柳眉、杏眼、桃腮、樱唇，额前覆着刘海，背后梳一条黑油油的辮子，身材苗条，十分动人！

她俏生生走到几张桌子中间站停下来，就一手叮叮咚咚弹了几下琵琶，檀口轻启，曼声唱道：

“堪赏波平似掌，听深处缭绕歌声隐隐齐唱，秀面罗裙认不出，那绿叶红花一样空想，藕断难联，珠圆却碎，无端新刺故牵裳，惟愿取双双缱绻，长学鸳鸯……”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灰衣老者怒嘿一声：“你们还不给我快滚？”

三个汉子立即如奉纶音，从地上爬起，急急如丧家之犬朝楼下奔去。

灰衣老者呵呵一笑，朝蓝衫少年抱抱拳道：

“多谢公子手下留情，老朽告辞。”

说完，也匆匆下楼而去。

那青衣少女此时走上前来，朝蓝衫少年福了福，感激的道：

“小女子多蒙公子仗义相救，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感戴不尽。”

蓝衫少年连忙还礼道：

“姑娘不可多礼，在下只是看不惯此辈如此胆大妄为而已！”

青衣少女没有说话，只是霞飞双颊，一双秋水般眼神，盈盈的朝他瞥了一眼，不，她注目看的是他剑上白穗，才低垂粉头，朝楼下行去。

蓝衫少年回到座上，举起茶碗，刚喝了口茶，就见一名青衣汉子上得楼来，行到近前，就抱抱拳，神色恭敬的道：

“公子请了，敝帮单老爷子听说公子侠驾远莅百泉，大为高兴，特命小的前来请安，并订明日中午，务请公子移玉大通药行一叙。

口中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大红名帖，双手送上。

蓝衫少年听得一怔，自己和他们单老爷子并不认识，怎么会派人前来邀请的呢？心中想着，伸手接过名帖，只见中间印着“单晓初”三个木刻大字，但前面却写了两行工整的楷书，那是：“谨订明（十一）日中午，敬具菲酌，恭请光临。在“单晓初”三字之下，又写了一个“拜”字。

“单晓初”外号摇头狮子，是怀帮（河南怀庆府的人，为药材商中巨擘，最具实力，号称怀帮）中的领袖，在江湖上也是盛名久著的人物，蓝衫少年自然听人说过，只是自己和他素昧平生，他